

女神文化的 ——评《中国女神》

立体性 研究

● 乌丙安

民族民俗学家过伟先生,出版了《中国女神》,读后我认为有两大突出特点很值得赞赏:

第一个突出特点是,本书作者最大限度地展开了他广阔的研究探索视野,精心地把飘游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各民族天上人间的一千多位女神邀请到他的书中,并把她们一一向读者作了生动的介绍与评说。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女神的集大成之作,资料的准确和翔实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色。它展示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占有资料、梳理资料、驾驭资料的研究功底,尤其是对中国女神资料的广泛占有和全面梳理,更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者在本书的上编中,首先从上古神话文本和多民族原始神话口头传承中的创世女神下笔切入,以评述大神女娲为先导,展开了对开天辟地、创造宇宙、制造人类等诸多女神的解剖与阐释。以中国第一女神女娲为例,作者在囊括了对古汉文几十种文献资料中有关女娲创世补天、造人、畜、物等神话线索的评述之后,还扩展到汉族江南吴语区、中原豫东豫北、华北晋冀、西北陕甘及台湾等地区民间口传女娲神话故事的记录文本,做出比照研究;接着作者再扩展他的探索空间,选取了西南

乌丙安,男,辽宁大学
民俗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邮编:110036

藏、苗、壮各族、中南土家、水族、西北土族等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女娲神话,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比较研究。最后,作者更进一步扩展其视野,参照了国外越南京族女娲神崇拜仪礼的相关资料,做出了比较研究的探索,使大神女娲崇拜的民俗信仰文化特征从支离破碎的断片逐渐系统完整起来。

之后,作者对所有的创世女神的综合评述,几乎都采用了这种集约归纳的记叙方法,对进入同类项的女神做出了学术比对。

最有代表性的是作者关于以对偶神(兄妹神、姐弟神、夫妻神)繁衍人类为母题的人类起源神话的综合归纳比对,充分展现了我国多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化的鲜明特征。

女神的出现在俗民的民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女神创世造人的繁衍功能的崇拜。作者抓住这一关键,列举了几十对兄妹神作繁衍造人的类比。这些对偶神分属于许多民族,除女娲伏羲或称为女娲兄妹、伏羲兄妹的对偶神为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互传共有外,其余的都是各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民族社会环境中独立产生的人祖繁衍神。作者在比对中揭示了五种对偶神传播现象:

一是女娲伏羲原始型传播现象。如汉族有女娲伏羲制人烟,水族、毛南族也有女娲伏羲兄妹婚造人类的传承。

二是女娲伏羲变异型传播现象。其变异又有两种:

1、统称神名变异的亚型,它的形态是在传播中把对偶二神名字中的一个失去,变异成合而为一的统称,如唐代文献中的“女娲兄妹”,或苗、瑶、壮、侗、仡佬族传播的“伏羲兄妹”。

2、把统称神名再分拆作对称神名的变异亚型,它的形态是把“伏羲兄妹”变异为如布依族的“伏哥羲妹”,仡佬族的“兮(羲)妹伏哥”。

三是女娲伏羲对偶神与其他对偶神并行传播的形态。如水族既有牙吴、牙线造人神话,又有女娲伏羲造人神话的传播。在苗族的许多方言地区还传播着“相两、相妹”兄妹、“姜央、姜妹”兄妹、“殷略、埋耶”兄妹的对偶神造人神话。在侗族的一些方言地区同时也传播着“张良、张妹”造人神话。

四是各民族中分别传播各自的标有对偶神名的兄妹神、姐弟神、夫妻神造人神话。如彝族的阿朴独姆兄妹,哈尼族的莫佐佐龙、莫佐佐梭兄妹,者比、帕玛兄妹,佐罗、佐白兄妹,拉祜族的热尼搓拉、热娜兄妹,单梭单罗兄妹,傈僳族列喜列刹、沙喜沙刹兄妹,白族的阿不贴、阿约贴兄妹,土家族补所、雍尼兄妹,景颇族的新雅南迈、格安至开姐弟,基诺族的玛

黑、玛妞兄妹,怒族的腊普、亚妞兄妹,独龙族的波、朋兄妹,黎族的老先、荷发堂兄妹,高山族各族系的拉干干、拉兹乌兄妹,拉嘎达干、尤嘎索古兄妹,比洛嘎拉乌、玛洛基洛克兄妹等等繁衍人类的传承。还有纳西族的从忍利恩与天女成夫妻,彝族的居木武吾与天女成夫妻造人的神话。

五是在诸多民族中都有无名无姓的一对男女神或人成婚后繁衍人类的口碑传说。

作者这种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比对的研究方法,从多民族神话对于对偶神造人功能的共性分析,到其中女神的神性、神格、神职的特性分析,使读者对中国繁衍女神的多元一体结构体系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通观。

作者对南北方诸多民族具有氏族始祖母神格的女神神谱、神系也作了细致的梳理,其中还特别在对北方满族原始萨满神灵崇拜的评介中比对了大小女神的谱系。这也展示了作者那种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的综合细致的驾驭资料功力。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把他对中国女神的探索目光进一步聚焦在神职职司的两大神系上:1、自然神系,排出了天女神、地女神、太阳女神、月亮女神、诸天象女神(包括风雨雷电、虹霓霜雪诸神)、江河女神等自然神系列;2、人文神系,排出了女谷神、女蚕神、女药神、女酒神、女灶神、女画神及智慧女神等文化神系列。接着作者继续把女神的范围扩展开去,直接关注到多民族民间杂神供奉和佛教、道教崇拜的女神身上。这是一个与上编中女神略有不同的诸神领域,除了民间宗教诸神如王母、妈祖、子孙娘娘、厕神紫姑、床公床母等神也可以归入上编神系外,其余的多数女神都是道教神仙、佛教祭祀供奉的菩萨群神。其中,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广信仰形态的女神。

从以上概括的归纳中不难看出,《中国女神》的作者建构中国多民族女神研究集成的创造性劳动,是难能可贵和值得学习的。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本书作者最大限度地展开了他的综合评议范围,不拘一格地解读各族、各类、各方、各位女神的神形、神性、神格、神职和神权。神话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宗教学的、历史学的、考古学的、民俗学的、甚至文艺美学的诸多论述,杂揉并用,叙议结合;批注评点,时简时繁。有据则证,有证则引;有感则发,有论则断。整个一部学术著作,在阐释论述之中充分运用了散文随笔的写作方法,使严肃冷峻而又凝重的关于“神”的论题,在读者面前活泼生动起来,使万花筒式的女

神故事一个又一个地跃然纸上,令人赏心悦目。在学术著作的撰写风格上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独特的创新性。

本书上编的大部分女神题材主要来源于上古神话典籍文本和多民族创世史诗中的口传神话文本,创世女神和人祖女神,不论是手工造人还是繁衍人类的女神,都是神话学意义上的女神。所以,与此同时书中相应地评介了各民族民间对有些女神的原始祭祀活动或庙祀祭祀活动,如女娲大神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庙会习俗活动,又纯属于民俗学意义上的记叙和论证。

作者在论析上古女神时,首先引证了辽宁省西部大凌河流域喀左县东山嘴、凌源县牛河梁女神群像出土的考古记录,接着再引证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的人首蛇身女神像,此外还引用了古墓葬出土的墓志铭等考古资料,对上古女神作出了有实证依据的认定和考察。在以往研究口传神话的常规习惯中,很少有学者把考古发现的无名女神和神话中的女神相联系,几乎完全是单纯的口头文学的研究。过伟先生以数千年前供奉的无名女神偶像为实证,就把口头文学虚构的女神及其信仰贴近了上古社会的女神信仰的现实。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与研究希腊神话女神和女神庙遗址中的女神相印证的方法相接近了,只不过我国牛河梁女神群像至今仍是与口传神话中的女神无法一一印证的女神而已。这种把考古学与神话学相印证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与考古学相近的历史学方法在本书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利用历史典籍的材料阐释并论证文化史上的中国诸神,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民俗研究中早已经形成传统,像顾颉刚、钟敬文、杨堃等老一辈学者都曾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作出研究典范。但是,集中诸多女神并作出历史学的阐述,在本书作者的笔下还是突出的。

通常,对中国女神的民俗学研究尽可能地不去涉及宗教学领域以香火供奉的女神,因为那不是民俗学所能说清楚的范畴。但是,对于那些广为民间信奉的女神,如观音、碧霞元君等佛、道教女神,又不能不跨越到佛教、道教的领域里去理解和认识。于是,作者明确标出探索佛教、道教中的女神,从而拓宽了女神民俗研究的领域,把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探索交织起来进行,使民间的女神崇拜更加全面和清晰地展现出来。

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借鉴的研究方式,只要应用得恰到好处,十分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多角度阐释。过伟先生在这一方面的作为,同样是很难能可贵和值得学习的。